

<<青铜葵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青铜葵花>>

13位ISBN编号：9787534633362

10位ISBN编号：7534633362

出版时间：2005-4

出版时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曹文轩

页数：2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青铜葵花&gt;&gt;

## 前言

呈现在各位读者朋友面前的是一套荟萃了十几年来我国出版界推出的众多优秀少儿作品的精选书系，共三个系列：一是少儿文学系列，二是少儿科普系列，三是少儿图本系列。

这些作品都是从历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的获奖作品中采撷出来的。

由中宣部组织评选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从1992年开始，已评选了10届，历时16年。

每次评选中，少儿读物都是评选组织者和评委们关注的重点。

入选的作品，本着让少儿读者爱看、读了受益的原则，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许多作品发行量很大，许多艺术形象为孩子们耳熟能详，有些作品虽然已经出版了许多年，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动、让人爱不释手。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一个孩子要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栋梁，离不开阅读活动，需要从众多优秀作品中汲取智慧、汲取营养。

为了给广大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作家和出版工作者在辛勤劳动。

收入这套书系的作品虽然只是他们无数成果中的一部分，但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珍惜。

今天，我们征得图书作者和出版单位的同意，把这些优秀作品汇集起来，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所属的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特别是今天的少年儿童读者朋友。

我们相信，优秀作品的生命力可以穿透时光的隧道，不断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力量，带来美的享受。

。

## <<青铜葵花>>

###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家曹文轩在2005年激情奉献、心爱备至的最新力作。

这是一个男孩与女孩的故事。

男孩叫青铜，女孩叫葵花。

一个特别的机缘，让城市女孩葵花和乡村男孩青铜成了兄妹相称的朋友，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

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女孩葵花召回她的城市。

男孩青铜从此常常遥望芦荡的尽头，遥望女孩葵花所在的地方…… 作品写苦难——大苦难，将苦难写到深刻之处；作品写美——大美，将美写到极致；作品写爱——至爱，将爱写得充满生机与情意

## <<青铜葵花>>

### 作者简介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文学作品集有《红葫芦》、《甜橙树》等。

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天瓢》、《大王书》等

<<青铜葵花>>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小木船第二章 葵花田第三章 老槐树第四章 芦花鞋第五章 金茅草第六章 冰项链第七章 三月蝗  
第八章 纸灯笼第九章 大草垛美丽的痛苦（代后记）

## &lt;&lt;青铜葵花&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小木船1七岁女孩葵花走向大河边时，雨季已经结束，多日不见的阳光，正像清澈的流水一样，哗啦啦漫泻于天空。

一直低垂而阴沉的天空，忽然飘飘然扶摇直上，变得高远而明亮。

草是潮湿的，花是潮湿的，风车是潮湿的，房屋是潮湿的，牛是潮湿的，鸟是潮湿的……世界万物都还是潮湿的。

葵花穿过潮湿的空气，不一会儿，从头到脚都潮湿了。

她的头发本来就不浓密，潮湿后，薄薄地粘在头皮上，人显得更清瘦，而那张有点儿苍白的小脸，却因为潮湿，倒显得比往日要有生气。

一路的草，叶叶挂着水珠。

她的裤管很快就被打湿了。

路很泥泞，她的鞋几次被粘住后，索性脱下，一手抓了一只，光着脚丫子，走在凉丝丝的烂泥里。

经过一棵枫树下，正有一阵轻风吹过，摇落许多水珠，有几颗落进她的脖子里，她一激灵，不禁缩起脖子，然后仰起面孔，朝头上的枝叶望去，只见那叶子，一片片皆被连日的雨水洗得一尘不染，油亮亮的，让人心里很喜欢。

不远处的大河，正用流水声吸引着她。

她离开那棵枫树，向河边跑去。

她几乎天天要跑到大河边，因为河那边有一个村庄。

那个村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大麦地。

大河这边，就葵花一个孩子。

葵花很孤独，是那种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而却看不见另外任何一只鸟的孤独。

这只鸟在空阔的天空下飞翔着，只听见翅膀划过气流时发出的寂寞声。

苍苍茫茫，无边无际。

各种形状的云彩，浮动在它的四周。

有时，天空干脆光光溜溜，没有一丝痕迹，像巨大的青石板。

实在寂寞时，它偶尔会鸣叫一声，但这鸣叫声，直衬得天空更加的空阔，它的心更加的孤寂。

人河这边，原是一望无际的芦苇，现在也还是一望无际的芦苇。

那年的春天，一群白鹭受了惊动，从安静了无数个世纪的芦苇丛中呼啦啦飞起，然后在芦荡的上空盘旋，直盘旋到大麦地的上空，嘎嘎鸣叫，仿佛在告诉大麦地人什么。

它们没有再从它们飞起的地方落下去，因为那里有人——许多人。

许多陌生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与大麦地人有明显的区别。

他们是城里人。

他们要在这里盖房子、开荒种地、挖塘养鱼。

他们唱着歌，唱着城里人唱的歌，用城里的唱法唱。

歌声嘹亮，唱得大麦地人一个个竖起耳朵来听。

几个月过去，七八排青砖红瓦的房子，鲜鲜亮亮地出现在了芦荡里。

不久竖起一根高高的旗杆，那天早晨，一面红旗升上天空，犹如一团火，静静地燃烧在芦荡的上空。

这些人与大麦地人似乎有联系，似乎又没有联系，像另外一个品种的鸟群，不知从什么地方落脚到这里。

他们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大麦地人，大麦地人也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他们。

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有自己的话，有自己的活，干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

白天干活，夜晚开会。

都到深夜了，大麦地人还能远远地看到这里依然亮着灯光。

四周一片黑暗，这些灯光星星点点，像江上、海上的渔火，很神秘。

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

不久，大麦地的人对它就有了称呼：五七干校。

## &lt;&lt;青铜葵花&gt;&gt;

后来，他们就“干校干校”地叫着：“你们家那群鸭子，游到干校那边了。”

“你家的牛，吃了人家干校的庄稼，被人家扣了。”

“干校鱼塘里的鱼，已长到斤把重了。”

“今晚上，干校放电影。”

“……那时，在这片方圆三百里的芦荡地区，有好几所干校。”

那些人，都来自于一些大城市。

有些大城市甚至离这里很远。

也不全都是干部，还有作家、艺术家。

他们主要是劳动。

大麦地人对什么叫干校、为什么要有干校，一知半解。

他们不想弄明白，也弄不明白。

这些人的到来，似乎并没有给大麦地带来什么不利的东西，倒使大麦地的生活变得有意思了。

干校的人，有时到大麦地来走一走，孩子们见了，就纷纷跑过来，或站在巷子里傻呆呆地看着，或跟着这些人。

人家回头朝他们笑笑，他们就会忽地躲到草垛后面或大树后面。

干校的人觉得大麦地的孩子很有趣，也很可爱，就招招手，让他们过来。

胆大的就走出来，走上前去。

干校的人，就会伸出手，抚摸一下这个孩子的脑袋。

有时，干校的人还会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来。

那是大城市里的糖果，有很好看的糖纸。

孩子们吃完糖，舍不得将这些糖纸扔掉，抹平了，宝贝似的夹在课本里。

干校的人，有时还会从大麦地买走瓜果、蔬菜或是成鸭蛋什么的。

大麦地的人，也去河那边转转，看看那边的人在繁殖鱼苗。

大麦地四周到处是水，有水就有鱼。

大麦地人不缺鱼。

他们当然不会想起去繁殖鱼苗。

他们也不会繁殖。

可是这些文文静静的城里人，却会繁殖鱼苗。

他们给鱼打针，打了针的鱼就很兴奋，在水池里撒欢一般闹腾。

雄鱼和雌鱼纠缠在一起，弄得水池里浪花飞溅。

等它们安静下来了，他们用网将雌鱼捉住。

那雌鱼已一肚子籽，肚皮圆鼓鼓的。

他们就用手轻轻地捋它的肚子。

那雌鱼好像肚子胀得受不了了，觉得捋得很舒服，就乖乖地由他们捋去。

捋出的籽放到一个翻着浪花的大水缸里。

先是无数亮晶晶的白点，在浪花里翻腾着翻腾着，就变成了无数亮晶晶的黑点。

过了几天，那亮晶晶的黑点，就变成了一尾一尾的小小的鱼苗。

这景象让大麦地的大人小孩看得目瞪口呆。

在大麦地人的心目中，干校的人是一些懂魔法的人。

干校让大麦地的孩子们感到好奇，还因为干校有一个小女孩。

他们全都知道她的名字：葵花。

2这是一个乡下女孩的名字。

大麦地的孩子们不能理解：一个城里的女孩，怎么起了一个乡下女孩才会起的名字？

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女孩。

这是一个文静而瘦弱的女孩。

这个女孩没有妈妈。

她妈妈两年前得病死了。

## &lt;&lt;青铜葵花&gt;&gt;

爸爸要到干校，只好将她带在身边，一同从城市来到大麦地。

除了爸爸，她甚至没有一个亲戚，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孤儿。

爸爸无论走到哪，都得将她带在身边。

葵花还小，她不会去想像未来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她、她与对岸的大麦地又会发生什么联系。

刚来的那些日子，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

好大一个芦苇荡啊！

好像全部世界就是一个芦苇荡。

她个子矮，看不到远处，就张开双臂，要求爸爸将她抱起来。

爸爸弯腰将她抱起，举得高高的：“看看，有边吗？”

“一眼望不到边。”

那是初夏，芦苇已经长出长剑一般的叶子，满眼的绿。

爸爸曾经带她去看过大海。

她现在见到了另一片大海，一片翻动着绿色波涛的大海。

这片大海散发着好闻的清香。

她在城里吃过由芦苇叶裹的粽子，她记得这种清香。

但那清香只是淡淡的，哪里比得上她现在所闻到的。

清香带着水的湿气，包裹着她，她用鼻子用力嗅着。

“有边吗？”

“她摇摇头。”

起风了，芦苇荡好像忽然变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武士，挥舞着绿色的长剑，在天空下有板有眼地劈杀起来，四下里发出沙拉沙拉的声音。

一群水鸟惊恐地飞上了天空。

葵花害怕了，双手搂紧了爸爸的脖子。

大芦苇荡，既吸引着葵花，也使她感到莫名的恐惧。

她总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爸爸，生怕自己被芦苇荡吃掉似的，特别是大风天，四周的芦苇波涛汹涌地涌向天边，又从天边涌向干校时，她就会用手死死地抓住爸爸的手或是他的衣角，两只乌黑的眼睛，满是紧张。

然而，爸爸不能总陪着她。

爸爸到这里，是劳动的，并且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爸爸要割芦苇，要与很多人一起，将苇地变成良田，变成一方鱼塘。

天蒙蒙亮，芦苇荡里就会响起起床的号声。

那时，葵花还在梦中。

爸爸知道，当她醒来看不到他时，她一定会害怕，一定会哭泣。

但，爸爸又舍不得将她从睡梦中叫醒。

爸爸会用因劳动而变得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她细嫩而温暖的面颊，然后叹息一声，拿着工具，轻轻将门关上，在朦胧的曙色中，一边在心里惦着女儿，一边与很多人一起，走向工地。

晚上收工，常常已是月光洒满芦荡时。

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葵花只能独自走动。

她去鱼塘边看鱼，去食堂看炊事员烧饭，从这一排房子走到另一排房子。

大部分的门都锁着，偶尔有几扇门开着——或许是有人生病了，或许是有人干活的地点就在干校的院子里。

那时，她就会走到门口，朝里张望着。

也许，屋里会有一个无力却又亲切的声音招呼她：“葵花，进来吧。”

“葵花站在门口，摇摇头。”

站了一阵，她又走向另外的地方。

有人看到，葵花常常在与一朵金黄的野菊花说话，在与一只落在树上的乌鸦说话，在与叶子上几只美丽的瓢虫说话……。



<<青铜葵花>>

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当爸爸终于与她会合时，爸爸的心里会感到酸溜溜的。一起吃完晚饭后，爸爸又常常不得不将她一人撇在屋子里——他要去开会，总是开会。葵花搞不明白，这些大人白天都累了一天了，晚上为什么还要开会。如果不去开会，爸爸就会与她睡在一起，让她枕在他的胳膊上，给她讲故事。那时，屋子外面，要么是寂静无声，要么就是芦苇被风所吹，沙沙作响。离开爸爸，已经一天了，她会情不自禁地往爸爸身上贴去。爸爸就会不时地用力搂抱一下她，这使她感到十分的惬意。熄了灯，父女俩说着话，这是一天里最温馨美好的时光。

## &lt;&lt;青铜葵花&gt;&gt;

## 后记

《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

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

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

苦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它包括了自然的突然袭击、人类野蛮本性的发作、个人心灵世界的急风暴雨等。

我们每天都在目睹与耳闻这些苦难。

当非洲难民在尘土飞扬的荒原上一路倒毙一路迁徙的时候；当东南亚的海啸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十分短暂的时间吞噬了那么多的生命，将一个好端端的世界弄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当阿尔卑斯山发生大雪崩，将人的一片欢笑顿时掩埋于雪下的时候；当中国煤矿连连发生瓦斯爆炸，一团团生命之火消灭于数万年的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欢乐与幸福吗？

其实，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那些零星的、琐碎的却又是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心灵痛苦，更是深入而持久的。

坎坷、跌落、失落、波折、破灭、沦陷、被抛弃、被扼杀、雪上加霜、漏船偏遇顶风浪……这差不多是每一个人的一生写照。

然而，我们却要忘却。

我们陷入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先乐呵乐呵再说的轻薄的享乐主义。

这种享乐主义，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痛苦时的怯懦表现，是一种对生命缺乏深刻体验与理解的必然选择。

而我们对此却没有丝毫的反思。

不仅如此，我们还为这种享乐主义寻找到了许多借口。

当下中国，在一片“苦啊”的叹息声中，人们开始了对快乐的疯狂吮吸。

我们看到的景象，大概是那个宣扬享乐主义的西方都望尘莫及的。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世界沉沦于一派轻飘的、浮泛的、没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欢愉之中。

欢乐，欢乐，再欢乐，欢乐到死。

追求快乐，是无可非议的，更是无罪的。

问题是：这种忘却苦难的快乐，在苦难突然降临之际，究竟有多大的对抗力量？

它只是一种享乐主义，而不是一种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是一种深刻认识苦难之后的快乐，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快乐。

由于我们忽视了苦难的必然性，忽视了苦难对于我们生命的价值，忽视了我们在面对苦难时的风度，忽视了我们对苦难的哲理性的理解，因此，当苦难来临时，我们只能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我们只能手足无措、不堪一击。

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

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当一个孩子因为某种压力而选择轻生时，我们看到，这个看上去很深刻、很人性化的社会，急急忙忙地、毫不犹豫地各个方面开始对造成这个孩子悲剧的社会进行检讨，甚至是谴责。

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孩子承受苦难的能力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反思。

我们无意为这个社会辩护，无意为这个教育制度辩护——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制度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将任何问题往社会身上一推，往教育制度上一推，难道就是完全合理的吗？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检讨，不也应包括对这个孩子对苦难的理解与承受能力的培养的检讨吗？

由于我们对民主、自由、快乐的褊狭理解，我们喜欢不分是非地充当“快乐人生”代言人的角色。

我们为那些不能承担正常苦难的孩子鸣冤叫屈，然后一味地为他们制造快乐的天堂。

当谈到儿童文学时，我们说：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

## &lt;&lt;青铜葵花&gt;&gt;

十多年前，我就纠正过这个显然不怎么可靠的定义。

我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要重要。

安徒生的作品，大部分是悲剧性的，是忧伤的，苦难的，痛苦的，但也是美的。

由于一种不可靠的理念传播于整个社会，导致了我们对安徒生当下意义的否定，甚至发展到有人要往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

我在想：在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我实在不知道全世界到底还有多少人要向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

看样子，这事情大概也就是发生在中国这个享乐主义风行的世界。

殊不知，这正是我们对苦难缺乏认识而对快乐又抱了一种浮浅见解的有力证据。

苦难几乎是永恒的。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

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今天的孩子，用不着为自己的苦难大惊小怪，更不要以为只是从你们这里开始才有苦难与痛苦的。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

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

就在我写完《青铜葵花》后不久，我读到了罗曼·罗兰的一段文字：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

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

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

她们锻炼人类伸展伟大的心魂。

她们是力，是生，是神。

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

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青铜葵花》要告诉孩子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作者于北京大学蓝旗营2005年4月

<<青铜葵花>>

媒体关注与评论

青铜将绳子的两头分别系在窝棚里的两根柱子上，然后朝他们笑灯！

这是灯！

晚上，葵花不用再去翠环家或秋妮家了。

这是大麦地最亮美丽的灯。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人的痛苦，痛苦绝不是今天的少年才有的。

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可能是一个强者。

——曹文轩

<<青铜葵花>>

编辑推荐

《青铜葵花》是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青铜葵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